

K207/8

#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

## 第五集

岳麓书社

一九八四年·长沙



AD/A88/08



1030596

1030596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  
(第五集)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

责任编辑：杨 坚

岳麓书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5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360,000 印张, 16.75 印数, 1——1,700

统一书号: 11285·40 定价: 2.70元

致齋在先大人麾下前城在遠計登

典籤十日所定多兩字已經

批後烏垣亦

實軍後改應否台於此故古城有糧無運以之  
保金控一軍者未下以如自不能再保

貴軍 考去後改台務移設吐魯番托克遜自  
是正辦其烏垣印文金果齊亦也惟達反



托克遜、是由烏垣進南、路要隘、應分駐營頭、  
是否以達板併歸、全景亭分營照料、抑  
須由、多亥撥營、銜、未履、未及分、  
言之、希片

飛速告知、以、應、照、辦。英、新、玩、火、能、既、中、軍  
務、景、亭、一、年、皆、其、舊、部、當、能、指、度、如  
意、也、昨、接、按、理、衙、門、來、緘、言、及、英、國

已派欽差琳姓到友集延是吾實有其事亦下  
所以然嗟什嘗不是我舊有匾宗友集延  
不能強行佐據即怕及猶活亦不能由其佐據日  
次畏罪自盡我主兵力亦即踟躕追為盡後  
舊匾豈容他人燒否。如果英官琳姓已到友  
集延或前未說法  
等處少以此意告知。層其自行酌度。一由一、

左宗棠手迹(本刊所载书信第二十一)第三页

告知事。原係叛齊何姓  
原帶防兵丁及安集延兵丁竊號官兵壓境。  
仍是第控並施。其安集延兵丁以收回原地不敢抗  
拒官軍。亦免差。至我撥防兵丁及鞏丹回姓  
自各叛奔等。准反正自贖。饒其一死。但須遣  
將內地。不准而於彼處。致貽後患。似此安置  
英人。無詞。若必無情無理。詞未嘗混凌。

号虞儘可置之不理或令其自到素州講論也。子  
 捲要以禮相待外西照常周旋。料美人亦無  
 可藉口耳。子此以  
 古古六月廿九日<sup>安力</sup>左宗棠 本

左宗棠手迹(本刊所载书信第二十一)第五页

# 目 录

## 《说文解字》在古文字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为参加香港“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而作……………张舜徽(1)

广韵疏证·序例……………赵少咸遗著(4)

广韵谐声表序……………赵少咸遗著(7)

论陈垣老师的历史避讳学……………蔡尚思(10)

陈寅恪治史方法初探……………饶展雄(16)

《尚书·微子》之我见……………易明君(25)

《尚书》所论神权法和宗法思想……………陈抗生(33)

关于惠施的文献资料及命题解析……………赵吉惠(42)

《鹖冠子》研究……………杜宝元(51)

评贾谊的史论……………邹贤俊(61)

《秦始皇本纪》补疑……………茅冥家(71)

试说《史记》的本纪义例并及史公立项纪的求实意义……………谭绪纘(83)

司马迁的“为百姓言”……………杨燕起(93)

《汉书·食货志》辨疑……………李庆善(97)

《汉书·诸侯王表》校正……………彭 卫(105)

《北史·序传》勘误两则……………赵 俊(108)

《旧唐书》点校补正零拾……………方积六(111)



- 新版《宋史·兵志》校点补正 .....孔繁敏(120)
- 《严州图经》考释.....骆啸声(128)
- 《宋本杜工部集》注文考辨 .....谢思炜(136)
- 《海上见闻集》痛史本与定本校勘记 .....杨彦杰(144)
- 陆心源抄《三馀集》、《所安遗集》原本题记.....熊 克(153)
- 四库全书提要补正 .....夏定域遗著 夏锡元整理(159)
- 评《中外历史年表》(1980年北京中华书局第二次印本) .....张旭光(165)
- 徐習庵遗文拾零 .....徐楨立遗著(173)
- 论楚俗尚鬼与楚国文化 .....王瑞明(180)
- 春秋时期楚的灭国为县制.....李玉洁(188)
-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辨释 .....张建寅(194)
- 在贡举制的问题上关于卿、乡大夫的辨析.....张瑞昌(201)
- 先秦宦官考略 .....马良怀(204)
- 辨李白长流夜郎的时地 .....王燕玉(212)
- 顾炎武的诗论与诗 .....赵儒生(222)
- 李慈铭之生活 .....柳诒徵遗著 柳曾符整理(227)
- 我国古代潮汐成因的探索.....郑慧生(239)
- 左宗棠书信二十一封.....何槐昌整理(252)

# 《说文解字》在古文字 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为参加香港“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而作

张舜徽

认识中国古代文字，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先决条件。否则面对着浩如烟海的远古文化遗产，便无从下手，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而阅读《说文解字》，是认识古代文字的必由之路，也是最重要的基本功。但是近年来却有不少的人，把《说文解字》和“古文字学”对立起来。认为《说文解字》所收录的九千多字，以小篆为主，只能代表秦代统一文字以后的字形，而不能用以上衡远古，离开甲骨文字、铜器刻辞的字体太遥远了。所以研究《说文解字》的，只能算是“说文解字之学”，不能列入“古文字学”的范畴。这种看法，是很不恰当的。

首先，我们知道秦代小篆的出现，是对大篆字形的一种改革。大篆笔画较繁，字形重叠，书写烦难，小篆便适应时代，把它简化起来，是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字改革。在简化过程中，假若遇到远古字形本来很简单的，也就仍而不改。所以今天保存在《说文解字》中的九千多字中，有些字形和甲骨文字、铜器刻辞中的字形完全一样，说明了这种字形是远古时代就已有了的，小篆仍用其体而不变。我们今天看到的《说文解字》中小篆下注明“古文某”、“籀文某”的只是少数；没有注明的字，占绝大多数。它的形体既与古文、籀文完全相同，这里面自然包含了许多古文字。当日许慎就他一个人所能见到的古代文字下逮秦汉时期流行的文字，他都甄录了很多。可以说《说文解字》一书实集当时古今文字之大成。何能把“说文解字之学”屏除在“古文字学”之外呢？

众所周知，要了解中国的古代文化，不认识古代文字是不行的。必须对这部《说文解字》有些素养，对汉以前文字的结构和本义有个初步了解，掌握一些规律性的基本知识，才能进行审辨远古遗文的工作。知道某字的笔画由何而来，由何而变，以取得比较正确的判断，才有可能认识甲骨和铜器上面的刻辞，以及秦汉时代许多篆书的石刻和器物的铭文。没有《说文解字》作依据，即使新近又出现了成堆的龟甲兽骨和成批的青铜器，上面都刻满了文字，也无法进行对那些古文字的结构加以剖析，而有把握地定为这是一个什么字，那是一个什么字，更谈不上进一步作出翔实的考证了。所以这部书一直到今天，还是一部极其重要的古代字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必须由此入门的基本读物。

当然，远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许慎，为个人见闻所限，为时代条件所限，对于古代文字的理解和说明，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后人根据晚出材料加以补苴、订正，是完全必要的。但初学尚不易谈到这点，还是平心静气，系统地精读这部书以后，才可以进一步做工作。谈

到做学问，绝没有平易的捷径可走。必须不畏艰苦，按部就班地循序渐进，把基础打好，而关键在能读常见书。在研究古文字学的领域内，《说文解字》便是一部必读的常见书。凡是有志研究古文字学的人，更有必要通贯它和精熟它。

从清末到现在，百年之中，在中国古文字学研究工作中取得成绩最大的，像吴大澂、孙诒让的研究金文，罗振玉、王国维的研究甲骨，都是开辟新径，前无古人。而他们成功的最大原因，便在于通贯群书，湛深许学；一部《说文解字》，烂熟于胸，取材既左右逢源，检字也毫不费力。正足以说明他们的基本功做的很坚实，才有可能在研究工作中出色地取得新的成果。事实也足以证明《说文解字》在古文字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了。

考证之学，后胜于前，这是古今学术界的通例。由于时代的进步，一切事物都必然有不断的新的的发展，后胜于前，是肯定的。就研究中国古代文字而论，前人所没有看到的出土遗物，日益丰富，无论甲骨文字、铜器刻辞、帛书、竹简，都超过了过去任何时期。其次如拓印的方法，影照的技术，也日新又新，每一种新材料的发现，便马上可传布于世，展开新的研究工作，从而可以取得新的成果。古文字学的研究领域内，自然不能例外，也就蓬勃发展，后来居上。这是时代替我们提供了许多好的条件以后，才有可能在研究工作上做出较好的成绩来。这些有利条件的取得，是前人所梦想不到的。所以我们今天做出的成绩应该超过前人，这是不足奇怪的。

并世学人，精深研究古文字学的专家不算太少。就我所熟识的著名学者来说，如长沙杨遇夫（树达）先生，是过去几十年间常从请益的前辈，每次到他家里，亲眼看到他摩挲《说文》，手不释卷。特别是他晚年研究金文、甲文，所写论文，日益繁夥，几乎没有一篇不征引《说文》，考证远古奇字。在他所著《积微居金文说·新识字之由来》一文中，将考释文字的方法，归纳为十四条目，第一条便是“据《说文》释字”。意味着离开《说文解字》便无由进行释字工作似的。这是他一生研究古文字学的经验总结，值得后人重视。

其次如秀水唐立庵（兰）先生，也是和我讨论学术常有往来的熟人。回忆过去和我谈到近人研究金文甲骨的风尚和得失利病时，总是笑人“《说文》不熟”，或者说“常见书读少了”。在他早年所写《古文字学导论》中，对“怎样去认识古文字”，提出了四种方法，即“对照法”、“推勘法”、“偏旁的分析”和“历史的考证”。在《对照法》中说过：“一直到现在，我们遇见一个新发现的古文字，第一步就得查《说文》，差不多是一定的手续”。在《偏旁的分析》中又着重指出：“在甲骨文字的研究盛行后，大都用的是猜谜法。因而古文字学暂时呈露出退化的现象”。他在这里提出了“猜谜法”来讽刺那些向壁虚造的先生们，语重心长，不能算是过火的指责。在古文字学研究领域内，确实存在着不少用猜谜法来进行考释工作的人。所以研究工作者虽然很多，取得的成绩并不那样大。

但是，事物总是发展的，前进的。我们今天做学问，特别是研究古文字，再也不能像过去封建学者们抱残守缺，拘守《说文》，也不要推尊这部书到无比的高度。像乾嘉学者段玉裁在《说文叙篇注》中称颂它道：

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若网在纲，如裘挈领。讨原以纳流，执要以说详。与《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乱杂无章之体例，不可以道里计。

王鸣盛在《说文解字正义序》中还说：

《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但能通《说文》，餘书皆未读，不可谓非通儒也。

这一类颂扬它的话，都不免有些过火。我们今天的学术工作者，需要接触的面，比前人宽广多了；需要阅读的书，比过去更丰富了；当然不可能局限于这一部书的钻研。况且《说文解字》的出现，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前有所承，陆续发展而成的。这部书分部收字的体例，实继承了西汉元帝时史游所作《急就篇》的旧例加以扩充、变化，成为五百四十部，以统九千馀文。《急就篇》是歌括体字书，大部分是七言韵语，将偏旁相同的字群类列在一起，可说是后来字书据形系联的先驱。毫无疑问，生在史游之后一百几十年的许慎，从这里得到重大启示，把歌括体变为有系统、有条理的字书，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史游在《急就篇》中首先提出“分别部居不杂厕”；许慎在《说文叙》中也跟着说：“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一脉相承，更是一个明证。

至于这部书的内容丰富，也确实如他的儿子许冲在《上表》中所指出的：“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虫鱼、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这些广博的资料，分载群籍，许慎却能从经传、诸子、字书（指以前的歌括体字书）、汉赋，以及博访通人的所得，旁涉当时流行的字体，左右采获，按部类收纳，萃为一书。在中国文字学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新的编述形式，这是许慎的伟大创举。自从有了它，古代汉字，才有系统、条例可寻；替中国文字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给后世编纂字书，立下了明确的规范。这部书在中国学术史上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占据了重要地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所以我们今天还有必要把它看成研究古文字学的基本读物加以重视。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五日于武昌



# 广韵疏证·序例

赵少咸 遗著

## (一)论《广韵》与《切韵》、《唐韵》

戴震《声韵考》云：“法言书今不传，宋《广韵》卷首犹题云‘陆法言撰本，长孙讷言笺注’，而《集韵·韵例》云：‘先帝时令陈彭年、邱雍，因法言韵就为刊益。’然则《广韵》之二百六韵，盖法言旧目。”按戴说本于王观国、晁公武。

王观国《学林》三“聊胶”条云：“《广韵》者，陆法言等诸贤士裒集古今姓氏谱牒、天文、地理、经、史、百家之书而类之，为可信也。”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四云：“小学《广韵》五卷，隋陆法言撰，其后孙愐加之，凡四万二千三百八十三，前有法言、长孙讷言、孙愐三序。”而王应麟、张溥即反其说。

王应麟《困学纪闻》八云：“隋陆法言为《切韵》五卷，唐孙愐有《唐韵》，今之《广韵》，则本朝景德、祥符重修。今人以三书为一，或谓《广韵》为《唐韵》，非也。”又《玉海》四十五云：“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崇文院校定《切韵》五卷，祥符元年六月五日，改为《大宋重修广韵》。”

张溥《云谷杂记》二云：“景德中诏陈彭年以《广唐韵》等重行校定，大中祥符元年改为《大宋重修广韵》，盖今所存。”然则后人谓《广韵》为《切韵》或《唐韵》，实有其由。

今取《希麟音义》中引《切韵》之文，与《广韵》相较，共得六百二十三条，有音义全同《广韵》者二百六十二，音同训异者二百一十一，训同音异者六十七，音训俱异者八十三；称陆氏《切韵》者一，《广韵》者九，孙愐《广韵》者一。又于慧苑《华严音义》中所引《切韵》九十六条，音训相同者十七条，因举二十七卷之纵、隤二条，以证《广韵》有从《切韵》者，亦有不从《切韵》者。

又取《说文》徐铉音用隔韵字作切语者一百二十馀条，疑《唐韵》必不如此，不能以是窥之。

结论：《广韵》是钞袭旧文而成，非沿《切韵》、《唐韵》，然以二百六韵分部，殆为陆书旧目。

以上是《广韵疏证·序例》中的一个专题，论述《广韵》与《切韵》、《唐韵》的密切关系，但三书实非一书。

## (二)论“同用”、“独用”

举《杜工部集》中元、魂、痕三韵同用于一篇者，繁简各二篇为证，以明唐人诗韵之所本。

其繁者如卷十二《客居》与十八《别李义之》二篇；简者如卷十《萧八明府处觅桃栽》与十五《瞿塘两崖》二篇。复徵之《文选》谢灵运《石门新营所住》，王微《杂诗》、王僧达《和琅邪王依古》、鲍明远《东武吟》、江文通《杂体诗》、左记室《咏史》诸人之作，俱已如是。乃曰：元、魂、痕之同用，由六代以来作诗之习俗，绝非由于韵窄，明矣。检《广韵》中痕韵仅十五字，可谓韵窄。若元韵有一百五十九字，魂韵有一百五十七字，尚得谓之韵窄乎？则是唐人诗人所作，依仿六代韵律，而为宋代邱雍制定时，遂据之划分而名为同用、独用也。

夫同用、独用之分，一则依诗韵律，一则符合口语。至若元韵之影纽，开口为蕤，合口为鸳；“魂”读合口为温，“痕”读开口为恩，三韵无丝毫之相似，而翻为同用者，惟采取于昔人诗篇用韵之多寡，单用多而合用寡或无者，则名之以同用，与口语之殊异或雷同者无关。他如鱼韵牙音合口为居、墟、渠、鱼，虞韵为俱、祛、衢、虞，读之无别，而“模”与“鱼”同用，“虞”为独用。见纽清韵开口为颈，合口为洞；青韵开口为经，合口为肩，读音亦同，而“庚”“耕”与“清”同用，“青”为独用。以及“尤”“侯”同用，“质”“術”同用，皆是。若夫“灰”“哈”同用，《诗·齐风·卢令》三章，侮与偁韵，此其明显者。他如《邶风·泉水》一章，淇、思、姬与媒韵，《小雅·皇皇者华》三章，骐、丝与谋韵，乃为古读者，而《杜集》中在一篇者则多矣。此则符合于口语者。“支”“脂”“之”同用，“佳”“皆”同用，“先”“仙”同用，“屑”“薛”同用，俱当以此论定也。《切韵·序》云：“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欲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此之清浊轻重，即言四声洪细。则同用之定，依诗韵律，所以“广文路”也；符合口语，所以“赏知音”也。

顾炎武《音论》上云：“《广韵》，唐与宋初人遵用之书。意所谓一东、二冬、三钟者，乃隋唐以前相传之谱，本于沈氏之作。而小字注云‘独用、同用’，则唐人之功令也。”

戴震《声韵考》云：“唐封演《闻见记》云：‘陆法言撰为《切韵》，先、仙、删、山之类，属文之士，苦其苛细，国初许敬宗等详议，以其韵窄，奏合而用之。’然则《广韵》同用之注，乃唐初功令。”戴说又本于顾。

王应麟《玉海》四十五云：“书目《韵略》五卷，景德四年龙图阁待制戚纶等承诏，详定考试声韵，纶等以殿中丞丘雍所定《切韵》同用、独用例及新定条参定。”依此说，则是定同用、独用者，系宋之丘雍，而非唐之许敬宗也。

即以韵部中所有字而论，先韵二百二十，仙韵三百五十，何言韵窄？又以字较少者之删韵七十三，山韵六十四，亦不为韵窄矣。详审其音，“先”之牙音见纽开口读坚（古贤切），合口读涓（古玄切）；“仙”之开口读甄（稽延切），合口读勣（居员切），虽有四等、三等之殊，然读音无别。至于“删”之牙音见纽开口读姦（古颜切），合口读关（古还切）；“山”之开口读闲（古闲切）合口读鰈（古顽切），而读音更无差殊，俱符合于口语，今人犹然。则先仙、删山之同用，盖以言者与听者难分。丘雍遂据诗之韵律而定之，不能指为即是许敬宗所言韵窄也。又按《旧唐书·许敬宗传》所载：“敬宗薨于咸亨三年”，是则以诗赋为试，尚在敬宗死后九年，亦不能谓敬宗定韵为选举之功令也。则封氏所言敬宗详议其韵窄者奏合而用之者，实为附会之语，而非根据唐人诗赋用韵之规律，以为考试者之程式耳。可知同用虽制定于宋之丘雍，然雍实本之唐宋作诗者之习俗，唐宋作者又依仿于齐梁以来诗人用韵之成规也。

以上是《广韵疏证·序例》中的另一个专题，论述《广韵》韵目下“独用”、“同用”的

实质，结论是本于唐宋诗人，并探原到齐梁的诗人。

余行达、易云秋谨按：我二人协助先师编写《广韵疏证》，从1953年秋季到1960年虽大体完成，又继续编写《经典释文集说附笺》，但到1964年冬季离开先师身边以前，有时也还在个别条目下有所修正。最近三年，尤其是十月中旬在成都军区举行的中国语言学会首届年会，不少师友询及《广韵疏证》一稿。现在仅就我二人在从前所记录的残叶中，清理出上面两个专题，公诸于世。

《广韵疏证》全稿二十八本，加上我二人编写的“索引”二本，共三十本，约计三百万字，目前只残存八本。《经典释文集说附笺》共三十本，还没有总结，写好“序例”，又残存九本。二书残存稿并在哲嗣赵吕甫教授处。《广韵疏证》的“序例”在全稿第一本前面，而这一本遗失了是很可惜的。因为“序例”是先师亲自执笔，提出他多年研究声韵的心得，分别列为专题加以论述；不像《广韵》二百六部中各字注文的“疏证”。疏证全书两万多字注文，是我二人分头参照先师多年累积的资料写为草稿，经他审改而成的。

上面所发表两个专题的片段，和《中国语文》上《关于〈广韵〉的几个问题》（载1961年9月号）、《光明日报》上《〈广韵〉和〈广韵疏证〉》（载1961年11月13、14两日）二文的论点相同。此二文均由行达执笔。前者虽署名行达，在题目下曾注明“有很多地方采用了《广韵疏证》的材料，没有一一注出”；后者是用先师名义发表，也是在先师指示的原则下写成的。因此，《广韵疏证·序例》的其他专题，有些内容就和那两篇文章相同。此外，《广韵疏证》原稿第一本内，“序例”后的《切韵序》的“疏证”，也是先师所亲撰，由哲嗣赵宛云先生（殷孟伦先生夫人）整理，发表在即将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的《语言文字专辑》上册。

我二人有幸在先师门下治学和工作二十多年。先师一贯循循善诱，身教重于言教，没有一天休息过，而且每天的作息时间都是有规律的。我们能有一点点微薄的知识，是靠先师的“奶”哺育出来的。如果先师残缺的遗著还须补齐，我们义不容辞，听从党和人民政府的安排！

1981年10月下旬于阿坝师专、乐山高师班

# 广韵谐声表序

赵少咸 遗著

昔昆山顾氏〔炎武〕作《古音表》，分《广韵》平、上、去三声百七十二韵为十部（一，东、冬、钟、江；二，支、脂、之、微、齐、佳、皆、灰、哈；三，鱼、虞、模、侯；四，真、淳、臻、文、欣、元、魂、痕、寒、删、山、先、仙；五，萧、宵、肴、豪、尤、幽；六，歌、戈、麻；七，阳、唐；八，庚、耕、清、青；九，蒸、登；十，侵、覃、谈、盐、添、咸、衍、严、凡。）；入声则〔分隶其中之〕四部。（其于入声，以质配支，术配脂……入第二部；屋之从屋、蜀……，沃之从类、辱，烛及觉之从角、足……入第三部；屋之从高、乐……入第五部；缉、合九部配侵、覃。）

江慎修作《古韵标准》，分别四声，不相隶系，一异也。（平、上、去十三部；入声八部；与阳声分部相当。顾氏转入读平、上、去，谓入为“闰声”，其旨迥别。）以《古音表》之以虞、侯与鱼、模通为不然，二异也。（谓凡从吴、无、巫、于、瞿、夫、尊、夸、具、奭皆通鱼、模，其从禺、刍、句、区、需、须、朱、爻、俞、叟、娄、付、音、孚、取、厨、抹者皆通尤、侯；顾氏但分出从孚之字及抹字入尤韵，不知禺、区诸字亦与从孚者相类。）析真至仙十四韵，萧、宵、肴、豪、尤、侯、幽七韵，侵至凡九韵；此三类者，各以侈舛画之为六，三异也。（侈者，口内狭而外张，世所谓不圆唇也。舛者，唇敛而颐突，世所谓圆唇也。真、淳、臻、文、殷、魂、痕、萧、宵、肴、豪、侵、覃诸部，皆侈也。元、寒、桓、删、山、先、仙、尤、侯、幽、谈、盐以下，皆舛也。）

段懋堂始析之，哈为一，脂、微、齐、皆、灰为一，支、佳为一，真、臻、先为一，淳、文、殷、魂、痕为一，尤、幽为一，侯为一。（析出脂、之、淳、侯四部，故为十七部。）始以之（其入职、德）、萧、尤（其入屋、沃、烛、觉）、侯、鱼（其入药、铎）、蒸、侵（其入缉、叶、帖）、覃（其入合、盍、洽、狎、业、乏）、东、阳、庚、真（其入质、栉、屑）、淳、元、脂（其入术、物、迄、月、没、曷、末、黠、鎋、薛）、支（其入陌、麦、昔、锡）、歌为叙，不取《广韵》部次，似有探求元音相生之理。然之、哈何以为建首，则又无说。又并十七部为六类（一，之；二，萧、尤、侯、鱼；三，蒸、侵、覃；四，东、阳、庚；五，真、淳、元；六，脂、支、歌），同类为近，异类为远。谓古音敛侈必适中，以定韵之正变；大意皆以三等韵为正，余为变，然于歌、戈则不得不谓之正，麻不得不谓之变。谓古四声不同今韵，古平、上为一类，去、入为一类；上与平，一也，去与入，一也。上声备于三百篇，去声备于魏晋。第一部〔之哈〕平多转为入，第十五部〔脂灰〕入多转为去。凡与今韵异者，古本音也。其于古本音有齟齬不合者，古合音也。

于是言古音者分为二系：孔驪轩、严铁桥、王怀祖、朱丰芑、黄元同、章太炎，皆从段



者也；戴东原、黄季刚，皆从江者也。

孔驷轩作《诗本音》，阴阳对转〔古音中阴声、入声、阳声之间的相互转变。阴阳对转主要是表现在形声字所用的声旁上，如凝从疑声，析从斤声等。其次表现在古诗的押韵和古字通假上。如《毛诗·小雅·桑扈》以“翰、宪、难、那”协韵，其中“那”是歌部字，其余是元部字；因为歌、元二部的入声同是月部。古书中常借“亡”为“无”，亡，阳部字，无，鱼部字；因为阳、鱼二部的入声同是药部。〕建立九类（一，原类，为元、寒、桓、删、山、仙；歌类，为歌、戈、麻。二，丁类，为耕、清、青；支类，为支、佳、麦。三，辰类，为真、諄、臻、先、文、殷、魂、痕；脂类，为脂、微、齐、皆、灰、祭、泰、夬、废、质、术、栉、物、迄、月、没、曷、末、黠、镡、屑、薛。四，阳类，为阳、唐、庚；鱼类，为鱼、模、铎、陌、昔。五，东类，为东、钟、江；侯类，为侯、虞、屋、烛。六，冬类，为冬；幽类，为幽、尤、萧、沃。七，侵类，为侵、覃、凡；宵类，为宵、肴、豪、觉、药。八，蒸类，为蒸、登；之类，为之、哈、职、德。九，谈类，为谈、盐、添、咸、衔、严；合类，为合、盍、缉、叶、帖、狎、业、乏。）

严铁桥谓孔氏以幽配冬，以宵配侵，实有未尽其蕴；古音冬即侵也，谈则侵之变，宵则幽之变。于是以幽配侵，以宵配谈，遂为十六部。阴阳混一，顺逆互转，大畅合韵之旨。

王怀祖作《古韵谱》，分古韵廿一部，析脂类之至、质、屑、薛为至部，祭、泰、夬、废、月、薛、曷、末、镡为祭部，皆无平、上。又析屋之从屋、谷、禿、木、卜、族、鹿、贗、羹、录、束、狄、辱、豕、曲、玉、蜀、足、粟、角、珏、岳、豈诸声为侯之入；盍、缉俱入，无平、上、去。此三氏者，皆补正段氏者也。

朱丰芑作《说文通训定声》，以丰(东)、升(蒸)、临(侵)、谦(添)、颀(之)、孚(萧)、小(豪)、需(侯)、豫(鱼)、随(歌)、解(支)、履(脂)、泰(祭)、乾(元)、屯(諄)、坤(真)、鼎(耕)、壮(阳)，分十八部；而临又分习，谦又分嗑，颀又分草，孚又分复，小又分牟，需又分剥，豫又分泽，解又分益，履又分日，泰又分月，又得十部入声，斯则祖王氏而俱别出之也。

段氏《答江晋三书》，谓脂读如追，夷读如帷，黎读如纍，师读如虽，全韵皆以此求之，微韵未变，齐韵则变而敛矣（原注：齐本十六部〔支佳〕之变，而以十五部〔脂灰〕之字变者入其中），皆近齐而稍变矣，灰又变而近哈矣。黄元同因以遍定诸部之读。（阳、唐为冈、康、荒、皇，耕、清为打、冷、颍、嫫，蒸、登为增、腾、崩、朋，元、寒为官、宽、完、欢，歌、戈为科、莪、波、颇，东、钟为公、宗、胸、容，侵、覃为驂、函、贪、南，谈、盐为监、严、胆、斩，泰、曷为杀、伐、沫、钺，质、栉为血、穴、质、失，缉、合为甲、槩、茄、畿，之、哈为该、台、才、来，支、齐为鸡、啼、岐、畦，鱼、模为孤、枯、都、徒，侯为钩、偷、讴、楼，宵、肴为骄、趵、超、赵，尤、幽为鸪、辘、休、柔，脂、微为归、葵、追、推。）

太炎循诸家之例而作《成均图》，以鱼为阴轴，阳为阳轴，轴左为弁，阳则寒、諄、真、青（名上舌鼻音），阴则歌、泰、队、脂、至、支；右为侈，阳则东、侵、冬、缉、蒸、谈、盍（名撮唇鼻音），阴则侯、幽、之、宵。（本孔增冬，又复增队，故云廿三部。）

东原遵《四声切韵表》阴阳同入之条而作《声类表》，分为廿五部。（一，歌、鱼、铎；二，蒸、之、职；三，东、尤、屋；四，阳、宵、药；五，青、支、锡；六，諄、脂、质；七，